



每个生命体都生有躁动本能。不可能停下来。生命需要一个出口。写,源自对真善美的景仰,最根本的,还是源自对生命躁动的救赎。字,句,段落,篇章,有了它们的神奇组合,一切就有了落脚地,苍茫人生便可就此安度。写,让我完成了灵魂的代入。同样,好的“写”也可以让读者完成灵魂的代入。毫不夸



阿占,作家、艺术家、媒体人。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,多年来边写作边画文,出版散文集《青岛蓝调》三部曲、《一打风花雪月》《乱房间》《设计生活》等,入多种年度选本。并为多本华语畅销书插画。艺术市集占artshop创建人。

## 写,将我内敛

阿占

张地说,写,将我的灵魂代入了多种场景,实现了角色的N次转换。每个人只能活一次——这是不够的,也是残忍的,那么,唯有寄托于“写”的轰隆翻卷。写,是平庸生活的寄托,是未竟的英雄梦想。写,可以将生命里的潮气挤压出来,也许流热泪,也许出冷汗,前者源自心灵,后者发于骨头。

有时候,重要的不是写什么,而是不写什么。写出来的必须是干货,凝练着简约之美。文章写成,删减几回,让文中山水清瘦起来,彰显出凛冽的风骨。我手写我心,我心任天然。“写”,是无穷个因子在思维里的激活,因为看见了活着的缺漏,我总想把“存在”理出一些渠道,所以,真正的“写”,不是解词的,自我抚慰的,小资的,走马观花的,做官宦游的,一个严谨的写作者,定当具备悲悯与反省意识,定当写出人性和情怀,定当能够探底灵魂。这些才是我想要的。

创作是多种因素在作者思维里的激活,从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自身的文化理念、价值取向、精神资源、审美心理意识及创造能力。相对于架构的缜密,有时候我更崇尚无意识的自然流露。

按照心理学机制和流程,创作中的感觉、知觉、联想等都是沿着形象思维逻辑有序展开的。然而,在实际的散文创作中,“有序”不一定好用,跳跃、闪现、迸发,反而可以使

一个文本的构成获得出乎意料的惊喜,导致这种奇异状态的就是创作中的无意识。与无意识相类似的是灵感。那些在创作过程中苦苦思考难以解决的问题,在灵感或无意识状态下会瞬间得到完美的解决和表现。所谓神来之笔,莫过如此。精神的丰富性、情感的真实性和意味的浓郁性和语言的艺术性,来自于日积月累的修炼,灵感是对勤奋者和坚守者的酬谢。

从庄子的超越,孟子的担当,到司马迁的跌宕恣意,先贤大家曾以笔墨神采、妙文佳构,伫立不朽的文章传统,或以载道、抒情,或以论理、写意,笔底斑斓、气象万千。今天的散文怎么书写?怎么创新?

说句通俗的话,能启发生命的散文一定是有用的好散文。或智或美或勇或灵或趣或禅或在或不在,散文是一种心的比照,是苍茫人世里的安慰剂。借助散文开蒙,生命之路总也错不到哪里去。

散文的文字,来源于中国古老的诗词,有一种天然的灵性。散文的文字,也来自于口语、俗语、俚语,草根方言,活色生香,更具有生命的力。散文是干货,不注水,干净、凝练方能产生简约的美,惜墨如金,掷地有声。散文虽小,直通天涯。精简,再精简;压缩,再压缩。每一句都有情感,每一段都有信息。

没有想象力的文字终究是无趣的文字,没有温度,很难令人心生暖意和美感。波德莱尔把想象誉为:“一切官能的王后。”他说:“是想象教人以色彩、线条、声音和芳香的道德意义……它创造一个新世界,生产新的感觉。”散文的自由乘着想象的翅膀,在观念形态上再造与创造新形象。想象是对模式化的叛逆,每一篇有想象力的散文,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扩张。珍惜每一个支点,每一个启示或每一个刺激信号,它们可以把头脑中储存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映象,由此及彼地展开。

做永远的生活体验者和观察者,应该是散文创作者的常态,传播并实践真善美,是散文创作者的责任。具备发现精神,是散文创作者的基本素质。写散文同样如此,写的是生命的过程,一些大震撼,一些小美好。散文,贵在质朴,绚丽至极,归于平淡。雅人说俗话,俗话也变得雅致。所写的人事物,即便是人间俗物,但经过兰心蕙质,就不俗了。

树木须有匹配身份的栽种之地,就像枣树种在庭院,柳树植于门前,柏树站到墓地的旁边。写作者也须有匹配身份的言行举止。凭海临风,一袭蓝衣裳,我执著于本性的恢复——也许是一种带有天真意味的永恒感。每个清晨都拥有牛初乳般的清甜。我必须早起。红尘未曾动,夜精灵将转身,它们在沉睡的大地上留下了黑色的金子。我安坐于台灯前,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逆岁月而长。有时候,在把天写亮之前,兴许真的会捡到黑金。



周六在铁山宾馆礼堂,听《诗歌月刊》主编李云先生的讲座,先生讲到童诗般的敏感。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编繁昌峨桥陶方宣先生的文章,他写他女儿信口拈来的句子,都是最美的诗。

孩子都是诗人。这是我做了多年编辑后的感慨。当然,这样说是他们尚未被现代环境、语境所辐射,生活在树上。

陶方宣的女儿叫陶书天,书写天大的文章。这是昔年陶方宣在雨乱如麻的峨桥黄昏心乱如麻的文学梦吧?这应该也是很多文学爱好者、作家的文学梦。

我的文学梦起于何时?我有文学梦吗?写了三十多年的文字,我仍然不知道。

我的写作是不自觉的。那时候我在裕溪口,虽然与芜湖市区一江之隔,却偏僻闭塞一如乡居,有公交车,永远会晚点,永远拥挤不堪。我的大段回忆是沿着铁道线往前走,往前走,走到编组站,天要黑了,走回来。如果时间尚早,我就走到沈家巷站,二三十里,不是青春的苦闷,没有,我的青春没有苦闷。我是茫然。

然后,开始写作,不能叫做写作,只能说是一笔一划填满那些绿色的方格子。我每天上班有大量的时间,现在想真是多得要溢出来的时间,手

## 半个文学梦

唐玉霞

头的报纸、订阅的杂志、买的书,都能细细看完。

一边看一边写,投稿,发表。就是这样。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,写作就成了一种习惯,更成为找寻自己的唯一途径。我的第一篇正儿八经的散文《茶意》,是刊发在《芜湖日报》文学版“留春”上,头条,很大的一块,把这篇投稿从众多投稿中扒拉出来的是谈正衡老师。谈老师对后进的提携,让我成了“留春”版编辑后,自觉地善待每一篇自由来稿,也让我每每想起,就想抱抱谈老师,现在,这个可爱的老头也坐在我身边听李云先生的讲座。

我是个好编辑,这一点我从怀疑。但是关于文学梦,我是怀疑的。一个人陷于生存的逼仄和动荡,即使有梦,也被压缩在最隐秘的角落,很多时候,自己也搜寻不到。

只是习惯性地不断地写,出书,继续写,稿子写多了,书出了几本了,却也渐渐懈怠了,越来越怀疑自己,一个优秀的作家,不仅仅需要后天的勤奋,也需要先天的天分,我怀疑自己。我也怀疑文字本身。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我相

信后一句,不相信前一句。没有什么能够千古,天地不仁,除了头上的星辰,因为不可知而得以永恒。三句两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不过是文字能力的捉襟见肘和自我陶醉。仓颉造字夜鬼哭,是哭天地之间没有秘密,更是因为从此多少芸芸儒生误入歧途。

我们以为可以书写天大的文章,其实不过是坐井观天。

陶书天大学读的是汽车制造专业,后来在香港写字楼工作,这是十年前的消息,再后来就不知道了。陶方宣曾抱怨,他希望女儿进入文化圈,被拒绝了。

文学的狂热阶段过去了。八十年代的诗刊,每天会收到2万首诗歌。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情景,我现在打开投稿邮箱,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写手们铺天盖地的投稿,这里面关于文学梦的很少很少,多的是发财梦。只是,文学能够发财吗?我深深地怀疑。

只有当文化的迷幻色彩消失后,文学梦才是真正的文学梦吧。大浪淘沙,露出粗粝的沙滩,我还是会努力写下去,努力写好一点,或者可以捡拾几枚熠熠闪光的贝壳,捡不到也没有关系。这就是我的文学梦吧,不够励志,

只能算半个。

董桥曾经写过:我认认真真地写了每一个字。我一直将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我热爱文学,热爱写作,热爱,已经让我的生活充满温度和高度,我甚至常常没出息地感觉我的文学梦已经实现了。

梦想是用来实现的,或者用来破碎的,这两个出路都令生命充满了真实的质感。成功的喜悦或者破碎的伤痛,人生,要有这股子劲,尤其是对于写作者而言。



唐玉霞,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,高级编辑。出版有《悠然岁时迁》《城人之美》《回味:低头思故乡》等多部随笔集。